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五之二

太宗皇帝紀十九之二

淳化五年五月 王繼恩之克劔州也西京作坊使馬知節

實為先鋒知節將家子每以方略自任繼恩挾勢驕倨惡知

節不附已羣小從而間之繼恩遣知節守彭州配以羸兵三

百彭之舊曰卒悉召還成都知節累乞師繼恩弗聽賊十萬衆

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士多死者建暮退

守州廨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而出休於

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以入賊衆敗去 上聞而嘉之曰

賊盛兵少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鈐轄知節為益州鈐轄據

今附見初尹元等入峽路首破賊三十餘衆於新寧遂深

入梁山廣安渠果之間捕斬收集久未得進王繼恩雖徑拔

成都而郭門十里外猶為賊黨所據偽帥張餘謂王師孤絕

無援復嘯聚萬餘衆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初賊衆奄至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爲監軍盡死節以守郡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盡出囊橐橐服玩市酒肉犒士卒而慰勉之衆皆感泣力戰既而賊勢日盛傳序度力屈終不能拒賊乃爲蠟丸帛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戰誓不降賊矣城既壞傳序投火死賊乘勝攻夔州列陣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上復遣如京使白繼贊爲峽路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千人晨夜兼行助討遺寇是月庚午繼贊入夔州出賊不意與巡檢使解守顯腹背夾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二萬餘級流骸塞川而下水爲之赤奪得舟千餘艘甲鎧數萬計六月壬午朔繼贊等捷書聞上降詔嘉獎傳序家寄荆湘間其子奭沂峽求其父尸比至夔

州船覆而死世以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上嗟惻久之

錄傳序次子煦爲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傳序江寧人也

甲辰詔翰林學士樞密直學士自今序立班位依舊在丞郎

之上

建隆三年三月陶穀初改制

庚戌高麗國王治遣使元郁來乞師

言契丹侵掠其境故也上以夷狄相攻蓋常事而北邊甫

寧不可輕動干戈秋七月壬子厚禮其使而歸之仍優詔答

治高麗自是絕不復朝貢矣丙寅詔兩浙諸州民先負錢

俶日官物計錢十一萬七千五百緡並除之己巳詔三司

總計使及諸道判官因上殿奏事如聞宣諭民間利害並令

錄送中書門下付史官以存勸戒從工部郎中直昭文館韓

援之言也以戶部員外郎魏廷式自陝西至益州同勾當

轉運事廷式後嘗入朝奏事上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

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宸斷非爲宰

相而來也即不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

乙亥李繼遷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名答詔

因稱之至道元年九月始復奪之先是李至以自疾辭史職張佖亦以

早事偽邦不能通知本朝故實辭乃詔禮部侍郎宋白與張

洎同修國史於是洎等請特降敕命詢問太祖朝薨卒勲

臣子孫及門人故史知舊親戚并班行舊老能知先朝故實

及周朝軍中事者並許盡言令史官參校不至繆戾者書於

國史從之詔三司總計使及諸道判官各給御前印紙自

八月互書勞績歲終校其優劣以申黜陟以殿中丞丁顧

言守本官復充堂後官堂吏自唐至漢周率自京百司以有

人材能書札行止廉幹者抽補分掌諸房公事年深即授檢

校少卿監同正將軍至國初趙普在中書奏令檢校諸曹

郎中自邇以來屢懲其貪而數惡其黨故參用士人有科第

歷外官者至是復秩以朝籍蓋矯昔之枉也此據別本乃七月未須更考詳

會要亦在七月八月壬午上謂近臣曰孝者人倫至重古

之人三年守墳墓今臣僚子弟以祖父亡沒或與叙用意在

繼其後嗣然有不俟百日便預朝集者朕每觀之中心不忍

趙昌言曰陛下如此宣諭乃敦厚風俗之旨也遂詔文武百

官子弟因父兄亡歿叙用未經百日不得輒赴公參令御史

臺專知糾察并有冒哀求仕釋服從吉者並以名聞甲申

詔有司講求大射儀注庚寅殿中丞建安李虛已以得御

書印紙上表獻詩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中循吏之

目上喜甚批紙尾曰吾真得良二千石矣賜以五品服虛

已先受詔知榮州因改知遂州又別賜錢五十萬以遺其祖

母翌日對宰相言及之且曰已與五十緡矣呂蒙正曰前所

賜蓋五百緡上曰此誤也然不可追虛已父寅舉進士年

六十餘以母老求致仕得著作郎有詞學清苦虛已亦純孝
為黃門以崇儀副使兼內班左都知竇神興充莊宅使兼黃
門左班都知內官領諸司使始此此據甲午詔自今京朝
幕職州縣官等不得輒獻詩賦雜文若指陳時政闕失民間利
害及直言極諫書即許通進其有宏才奧學為人所稱者令
投獻於中書宰相第其臧否上之 以劔南招安使昭宣使
王繼恩為宣政使順州防禦使先是繼恩有平賊功中書建
議欲以為宣徽使 上曰朕讀前代書史多矣不欲令宦官
干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懇言繼
恩大功非此不足以賞 上怒深責宰相等因命翰林學士
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名序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
丁酉左神武大將軍權判左右金吾街仗事魏丕以新募街

司卒千餘人引對於崇政殿 上親選得五百七十人分四
營設五都都有負察隊長一如禁兵之制先是 上以京師
浩穰六街巡警皆用禁兵非舊制特命左右街各置卒千人
優其廩餼傳呼備盜至是始分營部仍令丕更募以充其數
焉 左諫議大夫知審刑院許驥等上重刑定淳化編敕三
十卷詔頒行之 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也朝議欲遣大臣
慰撫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無使滋蔓議
久不決賊連陷邛蜀等州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繼恩握
重兵久留成都專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
兵持博局棊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
掠子女金帛坐而玩寇轉餉稍不給軍士亦無鬪志餘賊併
伏山谷間郡縣有復陷者 上屢遣使督戰意頗厭兵會昌
言攝祭太廟宿齋中書因召對滋福殿 上謂之曰西川本

自一國 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揣知 上意遂言
國家士馬精彊所鄉無不克顧此草竊不足仰煩宸慮即於
上前措畫攻取之策上甚喜癸卯命昌言為川峽兩路都步署
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昌言懇辭上不許厚賜遣行別賜手
札數幅親授方略焉 李繼遷竄於漠北遣其將佐趙光祚
張浦詣綏州見黃門押班真定張崇貴求納款崇貴會浦等
於石堡寨推牛醜酒犒諭仍給錦袍銀帶乙巳繼遷遣其弟
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 上召見延
信而加慰撫錫賚甚厚 知延州王顯 上疏言間歲以來
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
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改圖懷音向化遣子入覲願修職
貢陛下開懷容納許其內附示之以德信申之以恩錫深得
綏和之道矣然而戎狄之性本無其常所宜謹屯戍固城壘

積芻糧然後妙擇才勇付之邊任縱其緩急變覆則備御有
素彼又奚能為患哉至若蜀寇未平人靈共憤伏望申飭將
帥速期蕩平矧事久則變生功緩則師老又况邛蜀之壤物
產繁富其間怠兵驕卒或遲留未進或顧戀是圖莫若勿憚
往來潛為更代一則均勞役之使一則免遷延之役至如河
北關防亦望常令固守虜以國家方事西南容謀興舉分中
朝之勢力長外寇之姦計此之機宜不可不謹也 顯知延州
月日檢未
獲此疏且附見
繼遷納款後 是月兵部員外郎田錫奏疏曰 錫自注因
甲午詔書
故上此疏今
附八月末 臣伏聞去歲或霖潦作沴或癘疫為災陛下
憂勞大切勤儉過中乃至進菲薄之膳羞御補浣之服飾又
復發廩減儲以饘濟衆損民抑理以粟爵人今聞自邇及遐
被原帶隰秋稼大稔流庸復歸苟非英聖之至誠豈至豐年
之上瑞所慮者河西尚警劔外未寧此則天機制御之時眷

聖綏懷之際固大臣之與議豈微臣之敢知唯聞靜以徐清
即時底定動無遺策不日又寧若以民間利病臣不盡知時
政闕失臣不備見所患者唯制利可設鄉飲可行制科設則
賢良方正之人得伸其志直言敢諫之士得罄其懷鄉飲行
則孝悌之行自修淳厚之風自復儲闈建后用光主鬯之容
王府設官宜制正名之秩館殿之職可補吏負樞近之司亦
委編錄其次講求典禮更訪諸儒優卹蒸黎可詢郡彥冬年
可以立仗俾儀衛之式瞻雨雪可以放朝冀禮容之允肅邦
國庠序興復宜先州郡城池增修亦便常平之廩因稔加儲
底貢之財因時立制或為民祈穀耕子籍田或齒胄尊儒行
之國學征稅寬則與民偕足法令簡則俾人易從抑臣聞君
子恐懼乎於所未聞戒謹乎於所未至故未萌者所以易慮
未兆者所以易謀謀於外則先靖於中制於遠則當思於近

葦蒲聚嘯既勞我師沙漠乘秋復窺王略師老則民力重困
寇虞則伏心甚萌今河隍委輸方牽國用井絡凋弊實軫宸
衷安之既在於眷謀討之亦勞於神筭夫理絲而棼之則愈
亂烹鮮而擾之則靡全御衆以寬推新聖德臨下以簡素在
帝心臣之至愚但思報國臣之寡識安能合時管窺之辭庸
以塞詔芻言之拙仰冀留中 九月有司詳定大射儀并圖
來上 上謂宰相曰俟弭兵與卿等行之上以蜀寇未平工
部尚書辛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與疾招撫會疾甚不可遣仲
甫亦上章告老乃授太子少保致仕先是參知政事蘇易簡
薦樞密直學士虞部郎中張詠可屬西川事詔詠知益州既
而留半歲不行於是始命赴部 上面諭之曰西川亂後民
不聊生卿往當以便宜從事 詠知益州在九月不得其日也
至故因仲甫致仕遂著其事張詠集有悼蜀詩乃云至道元
年春正月受命夏四月二十八日供職茅亭客話亦載詠此

詩年月與諸書皆不同蓋誤也詠自作詩記年月不應誤
政恐傳寫錯繆爾至道元年正月則詠已在成都矣

先是京兆劇賊焦四焦八等常嘯聚數百人攻劫居民為三
輔之害上令懸賞招募待以不死至是請罪自歸秦民處處
相聚供佛飯僧喜免侵暴之患 上引對焦四等各賜錦袍
銀帶衣服緡錢並擢為龍猛軍使 先是有峨眉僧茂貞
者以術得幸嘗言於 上曰趙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
宜委以蜀事於是昌言行既旬餘或又奏昌言素有重名又
無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後難制 上亟幸北苑門召宰相謂
曰昨遣昌言入蜀朕徐思之有所未便蓋蜀賊小醜昌言大
臣不可輕動宜令且駐鳳翔為諸軍聲援但遣內侍押班衛
總欽賚手書往指揮軍事亦可濟矣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
之因留候館記圍稱昌言又無子息不可授以州事密上言昌言
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爾乃詔昌
言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王繼恩罷政事知鳳翔召寇準

參知政事按準自青州召入即參政方昌言出時準蓋不知
鳳翔知其言與薛惟吉也則昌言不為此能昌言罷政事復
此且其言當時軍士固已付王繼恩令衛紹欽代昌言入
蜀此乃不書蓋附記之誤矣今不取依國史不出言者道釋
仍取僧茂貞先有是言爾道釋又云貞時在京師按道釋志
乃不然茂貞先有是言爾道釋又云貞時在京師按道釋志
頗怪未可信也當考李爾道釋又云貞時在京師按道釋志
凱旋主帥頗有驕色諫李爾道釋又云貞時在京師按道釋志
然此後與同詠與張詠為同捉賊招安使韓琦以彈壓主帥
載九月事與則詠與張詠為同捉賊招安使韓琦以彈壓主帥
在鑑馮守規來乃紹欽蓋相後實錄偶失其月日依詠所乞
張鑑馮守規來乃紹欽蓋相後實錄偶失其月日依詠所乞
恐貽人惑故為明辨之詔以昌言於本傳云昌言既行旬餘
即有詔他書不載也昌言無所考見乃附之甲寅後甲寅初
五日 乙丑崇儀副使王得一求解官優詔許之得一河南
人以方技進起布衣授使職數召見錫賚甚厚未半載上表
自陳不願久當榮遇并請舍所居宅為觀 上悉嘉納賜觀
名曰壽寧得一嘗入對禁中或至夜分頗敢言外事又潛述
人望請立襄王為皇太子焉 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

改封壽王用寇準之言也

準言見至道元年八月

上謂壽王曰夫政

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爾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淨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况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離信哉斯言也爾宜誠之

按初

不為壽王尹開封也而本紀聯書之上語

乙亥以左諫議

大夫寇準參知政事

上因謂宰相呂蒙正曰寇準臨事明

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嘗諭之以伺德者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呂端為諫議大夫請居準下丙子命端為左諫議大夫立準上丁丑上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已初命翰林學士錢若水草詔既成進御上笑謂若水曰朕為卿潤色可乎若水傾首謝因命筆親寫數字皆引咎深切尤為精當詔辭略曰朕委仕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莞擁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又

曰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庶或

警言余

詔升壽州為大國列於晉國之下燕國之上

是月

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属于路詠亟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舊苦鹽貴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驩言前所給米皆雜糠士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日務宴飲不復窮討官支芻粟飼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曰國家征馬豈食錢耶詠曰城中草場賊既焚蕩芻粟當取之民間公今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乎詠已具奏矣繼恩乃不敢言會衛紹欽亦以詔書來督捕餘寇繼恩始令兵四出紹欽破賊於學射山攻拔雙流等寨招降

數萬衆別將西河揚瓊趨邛蜀盪賊巢穴遂克蜀州曹習等
又破賊於安國鎮誅其帥馬太保斬獲甚衆繼恩嘗送三十
餘輩請詠治之詠悉遣令歸業繼恩怒詠曰前日李順脅民
爲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爲民何有不可哉繼恩有帳下卒頗
恃勢掠民財或訴于詠卒縋城夜遁詠遣吏追之且不欲與
繼恩失歡密戒吏曰得即縛置井中勿以來也吏如其戒繼
恩不恨而其黨亦自斂戰云繼恩旣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
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糧 上喜曰卿者益州日以乏糧爲
請詠至未久遂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韓琦
神道碑云王繼恩繼軍士剽奪民財詠召繼恩用事吏而數
其過將斬之吏股栗求活詠赦之因勸繼恩分屯繼恩即
自分兵屯隣州當還京師者遣之此事固善但恐不然詠誅
繼恩帳下卒猶不欲與繼恩失歡若果如此則嫌隙顯矣且
琦載詠在蜀事或先 募富民出粟千石濟飢民者爵公士
後失序今不取之 階陪戎副尉十石以上迭加之萬石乃至太祝殿直 冬十

月 丙戌以鎮安行軍司馬楊徽之爲左諫議大夫與右諫
議大夫畢士安並爲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
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員外郎夏侯嶠並爲推
官徽之等入謝 上召升殿賜坐諭以輔導之旨 給事中
賈黃中出知澶州 上諭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
太過亦失大臣之體非分之事已固不爲又何假如是乎黃
中頓首謝 上因謂左右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殊未衰
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又顧參知
政事蘇易簡曰卿母亦然自古賢婦人蓋不可得多易簡曰
陛下孝治天下重人之親臣實何人老母倍蒙聖獎此人子
之榮耀也 丙午翰林學士張洎等獻重脩 太祖紀一卷
以朱墨雜書凡躬承聖問及史官採摭之事即朱以別之
史未及成洎遷參知政事宋白獨領 史職歷數歲史卒不

就泊等所上 太祖紀亦不列於史館云 十一月庚戌

上遣張崇貴持詔諭李繼遷賜以器幣茶藥衣物等先是翰林學士錢若水撰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

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 上大喜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及是又草賜繼遷詔略曰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

勢 上神筆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若水家因寶藏之辛亥舍人院言先是除授內殿崇班及諸司副使只樞密院

吏送除目閱閱爵里並不得而知乞自今詔樞密院件析事狀送中書作詞頭乃付院草制從之 會要云此制後亦廢

詔申明之乃 丙辰賜近臣御飛白書各一軸別賜參知政事寇準飛白草書一十八軸先是宰相呂蒙正等已受賜準出

使在外至是始及焉 上因謂蒙正等曰書札者六藝之一也固非帝王之能事朕聽政之暇聊以自娛爾 丁巳 上

賦詩一首令待詔吳郢張用和賁以賜翰林學士張洎錢若

水洎因揣摩 上意上疏稱述凡数千言 上覽而善之賜

詩嘉將大召宰相等命坐於崇政殿西廡謂曰張洎所上表深

諭朕旨足以戒躁競之輩矜澆薄之風矣今付史館許衆人

就觀因嗟嘆流俗不安義命者久之既又別賜洎詩一首及

四體書前所賦詩各一幅草書尤絕妙蘇易簡頓首乞之蒙

正亦欲得焉易簡前奏曰臣先得請蒙正已不及矣 上笑

而賜之 張洎性險詖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

官藍敏正為學士使內侍裴愈為副使 上覽奏謂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其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然以文彩清麗巧於逢迎 上卒喜之 丙寅上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五品服因幸武成王廟復幸國子監令奭講尚書說命三篇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上曰誠哉是言也 上意

欲切勵輔臣因歎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不得耶遂飲從官酒別賜奩束帛丁卯大雪雨近臣稱賀上因言多士滿朝朕試令索班簿閱之周行之人魚貫擲比不勝其衆比於其中求一材中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雖多亦奚以爲宰相呂蒙正對曰臣等職在辯論官材總領衆職而使陛下孜孜勞於求賢臣等之罪也上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使卿等何由盡知朕常調求賢之安莫若責舉主遂詔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蒙正奏曰臣備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今獨舉一二人是示天下不廣也上曰前代亦合有宰相舉官故事可令史館檢討之旣而有司具以歷代故事來上上復召蒙正等謂曰虞丘子舉孫叔敖崔祐甫舉吏八百狄仁傑自舉其子光嗣何謂無也因書優孟對楚王錄孫叔敖之嗣故事爲一幅以賜蒙正蒙正

等退而各舉所知以聞十二月戊寅朔司天言日當食至是陰雪蒙蔽自旦及中而散群臣稱賀賀曰不食蓋始此王繼恩御軍元政其下恃切暴橫張詠恐軍還日或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腹心近臣可以彈壓主帥者亟來分師旅辛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副使馮守規偕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略鑑曰益部新復卒乘不和若聞使者驟至易其戎伍慮猜懼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上稱善鑑至成都繼恩猶偃蹇不意朝廷聞其縱肆鑑之行上付以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鑑與詠即遣部戍兵出境繼恩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還督繼恩等討捕殘寇而鑑等招輯反側蜀民始奠枕矣初內侍趙守倫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軍用詔從之自是牧馬頗蕃息未幾守倫復上言牧龍諸坊牝馬及萬匹

者歲生駒四千今歲止及二千五百實由主者失職不能謹視及虧營護孳生之法以致不登其課自今諸坊使臣伏望嚴加條約警其曠慢如牝馬百匹歲約駒子七十者等級遷擢否者罰亦如之以為懲勸又聞諸坊馬生駒子未即附籍俟其經涉寒暑堪任畜牧然後聞奏欲望今後駒子生即時附籍以聞庶其盡心養飼無所隱又牧馬不給芻粟自逐水草本無闌皂尤籍軍人放牧防其越逸其兵士欲望簡去老弱別募少壯者增補詔並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五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六之一

太宗皇帝紀二十之一

至道元年正月戊申朔德音改元 端拱初詔於昭陽門內道北建上清宮謂左右曰朕在藩時太祖特鍾友愛賞賚不可勝紀今悉貿易以作此宮為百姓請福不用庫錢也時王沔叅知機務奏曰土木之工必有勞費不免取百姓脂膏爾上嘿然數年功不就言事者多指之有詔中輟後歲餘內設道場與道士言及之乃復出南宮舊金銀器用數萬兩鬻於市以給工錢訖其役丙辰宮成摠千二百四十二區 上親為書額車駕即日往謁焉 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上言唐季以來農政多廢民率棄本不務力田是以家鮮餘糧地有遺利臣等每於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墾田之制建用水之法討論典籍備窮本末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

許鄧穎暨蔡宿毫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古通方之士分爲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十人給牛一頭治田五萬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七歲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極矣行之二三年必可致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其民田之未闢者官爲種植公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勸農之要道也傅子曰命縣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之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且蟲災之害又少於陸水田旣修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 上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爲傳往諸州按視經度其事選廬江人亮南充人也 始命司

門員外郎開封孫贍爲皇姪皇孫教授時中書言唐文宗朝宰臣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降殺之禮請改爲奉諸王講讀今皇姪皇孫皆列職環衛請以教授爲名從之故涪陵悼王廷美諸子之在京者皆令隸業焉 契丹大將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鬼族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汭勒浪等族棄虜之亂詐爲府州兵躡其後虜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其輜重涉河而遁虜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吐渾首領一人德威僅以身免甲子御卿遣使奏捷 上召見便殿問破虜之狀笑謂左右曰契丹小醜輕進易退朕常誠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則分竒兵以斷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遺類也今果如吾言左右皆呼萬歲初并代都部署張永德聞虜入寇以太白萬

勝訣占之語其僚佐曰賊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彼當自敗不足慮也坐客皆撫然及是乃歎服 端拱末詔以興道坊 宣祖舊第建道宮乙丑成凡二百六十五區賜名曰洞真選京師諸州女官得胡又玄等三十一人使居焉初趙贊自京兆罷歸纔數月 上復令贊專鈎校三司簿領會改創三司官屬以贊為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有鄭昌嗣者亦起三司走吏與贊親比玄相表裏累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聯職由是益橫恣所為皆不法丁卯詔削奪贊官爵并一家配隸房州昌嗣責授唐州團練副使既行數日並於所在賜死中外莫不稱快 上因謂近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荆棘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別爾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參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廷則三代以前世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

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小人為自安之計如昌嗣輩奔走賤吏不足言也諸州奏案頻有官典盜用庫物者 上謂近臣曰夫人之善惡在乎原情假如官典私竊庫物雖至鉅萬止一盜爾亦何害於民政哉若黨庇儉人稔成姦惡以茲蠹政其為盜大矣 詔諸出長吏無得擅斷徒刑杖以下聽與通判官等量罪區分二月 甲申命宰相及群官分於京城寺觀祠廟禱雨又命中使分祀五嶽故事御署祝版以遣之翰林學士王禹偁上言準禮五嶽視三公今雖加王爵猶人臣爾天子稱名恐非古制請自今更不御署庶尊卑適序典禮無差 上親批其紙尾曰昔唐德宗猶屈拜風雨且國朝典禮素定豈可廢也朕為萬民祈福桑林之禱猶無所憚至於親署又何損乎 初將作少監索湘為河北轉運使有訟其擅易庫練以自用者坐責膳部員外郎知相州時有群

盜聚西山下謀斷澶州河橋入攻磁相白晝輒援旗伐鼓鈔劫閭里隣郡發兵千人捕逐無敢近湘擇州軍之勁銳者得三百人偵其入境即掩擊盡擒而戮之河北轉運使王嗣宗以其狀聞詔復前官為河東轉運使 丁酉詔除兗州歲課民輸黃蓆荆子芟芟十六萬四千八百圍因令諸路轉運使檢按部內無名配率如此類者以聞當悉蠲之 三月丁未朔詔以官倉穀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為種有司言請量留以供國馬 上曰時雨既降土膏初起民無種則不能盡地利但竭廩以給之至秋有百倍之獲國馬食以芻藁可矣 庚申詔諸路轉運司告諭部下幕職州縣官等應公私利害並許上言附傳置以聞送中書舍人閱視可否 己巳上令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張浦觀之先是李延信還 上賜李繼遷勁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繼遷意 上欲

威示戎虜非有人能挽也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浦大駭 上笑問浦戎人敢敵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固已逃遁况敢拒敵乎 上因謂浦曰戎人皆貧饑飢食被服粗惡無可戀者繼遷何不束身自歸求保富貴 流內銓引見選人內秦可觀者常負微譴占對之際詞氣慷慨帝目之數四又陳廉者自陳前任冀州屬邑簿防援城壘有勞詔並補右班殿直授監押差遣各賜紫袍靴笏銀百兩帝謂之曰汝等苟能副吾任使朕固不惜恩澤他年勤幹有勞願復文資者亦聽 會要三月事今附月末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癸未吏部尚書平章事呂蒙正罷為右僕射參知政事呂端為戶部侍郎平章事 上謂蒙正曰僕射師長百僚朕以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逸爾又謂端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矣卿宜勉之先是 上作釣魚詩斷章

云欲鉅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也後數日
遂罷蒙正而相端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遇 上常
恨任用之晚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為務奏事 上
前同列多異議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
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謙讓不敢當 呂誨補正惠公
傳改本史語平
所建明作端笏却立俟
顧問蓋飾辭今但用本語 叅知政事蘇易簡罷為禮部侍郎
翰林學士張洎為給事中叅知政事洎與易簡嘗同在翰林
尤不協及易簡遷中書洎多攻其失易簡去位洎因代之初
寇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
氣銳思欲老儒附已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
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
多為準心伏乃凡事之極口薦洎於 上上亦欲用洎又知
其在江表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焉翰

林待詔尹熙古等皆江表人洎嘗善待之 上一夕召熙古

等侍書禁中 紀聞作琴禁待詔今從國史 因從容問以佑得罪之故熙古

言李煜忿佑諫說太直爾非洎謀也自是遂洗然而準又數

薦洎不已既同執政洎奉準愈謹事一決於準無所預專修

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戊子詔自今叅知政事宜與宰相

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博先異位宜合而為一遇宰相使

相視事及議軍國太政並得升都堂先是趙普獨相 太祖

特置叅知政事以佐之其後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復有釐

革呂端初與寇準同列及先任宰相慮準不平乃上言臣兄

餘慶任叅知政事日悉與宰相同願復故事 上特從其請

亦以慰準意云 實錄云初宰相趙普初議置叅知政事與宰相

非普所建白也今不取 庚寅詔御史臺告諭内外文武群官應父母

在川峽漳泉福建嶺南等處並令迎侍就養專糾察違詔者

重寘其罪 丙申賜布衣潘閔進士及第未幾追還詔書以閔所為狂妄故也 辛丑 上謂宰相曰自春不雨至

今並走群望而未獲嘉應豈獄犴之際頗有寬繫乎即日命侍御史元玘等四十四人乘傳分往諸道案察刑獄除十惡劫殺故殺鬪殺官典犯賊及損敗官物外其劫殺止除為首者餘悉減死配本城流以下遞減一等翌日御崇政殿親決京城諸司繫囚獲原宥者數百人因謂宰相曰刑罰者不得已而用之能不失有罪而得中道者斯為難矣東漢劉寬上用蒲鞭人知恥格所謂威而不猛足以輔成德化也後三日大雷雨街中水深數尺 乙巳知通利軍錢昭序表獻部內赤烏白兔各一玄烏稟陽精兔昭陰瑞報火德蕃昌之兆示金方馴服之徵念茲希世之珍罕有同時而見望宣付史館從之 上謂侍臣曰烏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昭序傲

之從子也五上召三司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言盡知其利病不可以口占願得條對許之俾中使押送中書限五日具奏 上因謂宰相曰凡財賦之通塞繫於制置之臧否見於簿領李溥等略陳所見亦各有所長朕嘗謂陳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卿至於錢穀利病此輩自幼即枕籍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析宜有所資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冠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也 上然之溥河南人也 翰林學士王禹偁兼知審官院及通進銀臺封駁司制敕有不便多所論奏開寶皇后之喪群臣不成服禹偁與實友言后嘗母天下當遵用舊禮或以告 上不悅甲寅禹偁坐輕肆罷為工部郎中知滁州 上謂宰相曰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嘗

戒昂禹偁令自修飾近觀舉措終焉不改禁畧之地豈可復
處乎禹偁嘗為李繼遷草制繼遷送馬五十疋備濡潤禹偁
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在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
才及別去為買一馬或言其買馬虧價者上曰彼能却繼遷
五十疋馬顧肯虧價哉 已未李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
一事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于籍其十九事令陳
恕等議定而後行之 癸亥 上語及三司因謂侍臣曰朕
豈不知以崇高自任耶但為救世養民所以錢穀細務亦自
與用心區分朕若更不用心則如何整頓也只如前代帝王
昏弱天下十分財賦未有一分入於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
私窘之韓滉專制鎮海積聚財貨德宗遣其子臯往求得百
萬斛斗以救艱危即當時朝廷事勢可見矣朕今收拾天下
遺利以贍軍國以濟窮困若豪戶猾民吾望毫髮之惠不可

得也 丙寅參知政事寇準奏曰近者邊上易畧主帥增修
甲卒深合事宜 上曰天下庶政日新滔滔如流水朕固不
怠於聽斷至於疆場戎事旣安危所繫亦皆是朕一一躬自
籌度預為制置以防其漸若臨事倉卒則無及矣準對曰自
非睿略淵深長羈遠馭則安能坐制黠虜使邊廷無事也因
語及用將帥 上曰前代任人責望旣深又不知勞若如漢
貳師將軍長驅士卒深入西域以未得汗血馬遮玉門關却
令反旆後以巫蠱事坐族誅致廣利沒身戎虜又蘇武陷單
于庭十九年備歷艱辛能終持漢節及歸朝受賞止於典屬
國朕則不然將帥材略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
節髦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
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缺望之憂所以各務
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自梁晉已降昏君弱主失

控馭之方朝廷小有機宜裨將列校皆得預御坐而參議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臨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輩假使李廣復生亦無姑息之理也 丁卯 上謂宰相曰國家歲入財賦兩倍於唐室且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於公家下凌上替經制墮壞苟前代措置得宜則已致太平豈復煩朕思慮也因召三司使陳恕等責以職事曠弛恕等對曰今土宇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須所費浩瀚國家諸州每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時舉利權朝廷以侵民慮皆扼而不行縱使耿壽昌桑洪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才力駑下惟盡心薄領終不足上裨聖理 上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為國家度長絜大剖煩折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職簿領有一處節目未備即十年五年不與斷決以至貧無資給轉死溝壑此卿等之過也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

稱罪 戊辰開封尹壽王元侃言太康縣昭慶鄉華陽村民獲玄兔一以獻 上謂宰相曰玄兔之來國家之慶也呂端等對曰玄者北方之色兔即陰類夷狄之象華為中國中國陽也將有夷狄解辮受冠帶於闕下昭邦家之慶以致太康者乎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六之二

太宗皇帝紀二十之二

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詔重造州縣二稅版籍頒其式於天下
凡一縣所管幾戶夏秋二稅苗畝桑功正稅及緣科物用大
紙作長卷排行實寫為帳一本送州覆校定以州印印縫於
長吏廳側置庫作板櫃藏貯封鎖自今每歲二稅將起納前
並令本縣先如式造帳一本送州本縣納稅版簿亦以州印
印縫給付令佐乙酉遣內侍裴愈乘傳往江南諸州購募
圖籍願送官者優給其直不願者借本於所在州命吏繕寫
以舊本還之 上嘗草書經史三十帙召翰林侍讀呂文仲
一一讀之列秘閣官屬名位刻石摸印裝飾百軸於是付愈
賫詣名山福地道宮佛寺各藏數本或立園養素好古博雅
之士為鄉里所稱者亦賜之

賜石刻實錄在六月戊戌今并書

丁酉詔募

民請佃諸州曠土便為永業仍蠲三歲租三年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 八月乙亥朔荆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望自今執政大臣出領外郡應合申轉運司公事只署通判以下姓名 上謂宰相曰大臣品位雖崇若出臨外藩即轉運使所部要繫州府不繫品位此朝廷典憲未可輕改也宜仍舊貫 壬辰制以開封尹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改名恒大赦天下文武常叅官子為父後見任官賜勳一轉詔皇太子兼判開封府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不遑立儲貳斯禮之廢將及百年 上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初叅知政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 上足創甚自發衣以示準曰卿來何緩準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官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

下之望者 上悅首又之屏左右曰元侃可乎對曰非臣所知也 上遂以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太子京師之人見太子喜躍曰真社稷之主也 上聞之召準謂曰四海心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曰陛下擇所以付神器者顧得社稷之主乃萬世之福也 上趨宮中語后嬪以下六宮皆前賀 上復出延準飲醉而罷準嘗奏事切直 上怒而起準攀 上衣請復坐事決乃退 上嘉歎曰此真宰相也 又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宗之得魏鄭公也 三朝聖政錄謂準率帝衣請決事乃為負外 癸巳以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 即時蓋誤也今從本傳 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動皆諮詢至等上表懇讓詔不許至等入謝 上謂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為儲貳以固國本當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事或

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至如禮樂詩書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爾至等頓首謝初置左春坊謁者命左清道率府副率祥符王繼英兼領之繼英少以筆札事趙普普自河陽罷為太子少保常從者皆去惟繼英奉事逾謹普再入相遂隸名中書五院皇太子在藩選為導吏兼內知客事上嘗召見謂曰汝昔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親賢尤宜盡節及東宮建故有是命然謁者本內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不名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為蓋執政之失也丁酉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為冊皇太子禮儀使有司既定冊禮又言唐制宮臣參賀太子皆舞蹈開元始罷之故事百官及東宮接見祇呼皇太子上牋啓即稱皇太子殿下百官自稱名宮官自稱臣嘗所行用左春坊印宮內行令又按唐制

陳緯下未見二字

公事並畫諾詔改諾為準餘皆從之

凡東宮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諾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姓名宣奉行書按畫日其與親友師傅書不用此制今請如開元之制宮臣止稱臣不行舞蹈之禮伏緣皇太子兼判開寸存其所上表狀即署皇太子位其當申中書樞密院狀祇又言百官見皇太子自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餘悉受拜宮臣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參見之儀其皇太子宴會位在王公上奏可有司又草具皇太子受冊畢見皇后儀詔止用宮中常禮九月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數是歲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丁未上因問近臣汴水疏鑿之由

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至如禮樂詩書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爾至等頓首謝初置左春坊謁者命左清道率府副率祥符王繼英兼領之繼英少以筆札事趙普普自河陽罷為太子少保常從者皆去惟繼英奉事逾謹普再入相遂隸名中書五院皇太子在藩選為導吏兼內知客事上嘗召見謂曰汝昔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親賢尤宜盡節及東宮建故有是命然謁者本內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不名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為蓋執政之失也丁酉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為冊皇太子禮儀使有司既定冊禮又言唐制宮臣參賀太子皆舞蹈開元始罷之故事百官及東宮接見祇呼皇太子上牋啓即稱皇太子殿下百官自稱名宮官自稱臣嘗所行用左春坊印宮內行令又按唐制

凡東宮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諾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姓名宣奉行書按畫日其與親友師傳書不用此制今請如開元之制宮臣止稱臣不行舞蹈之禮伏緣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即署皇太子位其當中書樞密院狀祇判官等署餘斷按及處分公事並畫諾詔改諾為準餘皆從之又言百官見皇太子自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餘悉受拜宮臣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參見之儀其皇太子宴會位在王公上奏可有司又草具皇太子受冊畢見皇后儀詔止用宮中常禮九月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數是歲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丁未上因問近臣汴水疏鑿之由

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其事以奏且曰今帶甲數十萬戰
騎稱是萃于京師仍以亡國之民悉集于輦下比漢唐京邑
民庶十倍其人矣旬服時有水旱而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
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會于天邑舳舻相接贍足京
師以無匱乏也唯汴之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
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
大禹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剛以奉巡遊雖數墮廢而通流
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汴渠派
分黃河
自唐迄今皆以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
梁宋之地畎會之水湊流此渠以成其深至隋煬帝將幸江
都遂折黃河之派築左右堤三百餘里舊所奏水悉為橫絕
散漫无所故宋毫之地遂成沮洳里濕且昔之安流今乃端
悍覆舟之患十有三載昔之汴流而虛舟而往其為利也皆
終歲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汴流而虛舟而往其為利也皆
而天行其為難也甚矣汴流而下每歲霖澍決溢為慮由斯
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為慮由斯
感之言復曩迹始信茲言之不謬此王曾等語今附張洎奏下

丁卯上御朝元殿冊皇太子陳列如元會之儀皇太子自東
宮常服乘馬赴朝元門外幄次改服遠遊冠朱明衣三師三少
導從入殿受冊寶太尉率百官奉賀皇太子易服乘馬還宮
百官常服詣宮參賀自樞密使內職諸王宗室師保賓客宮
臣等畢集皆序班於宮門之外庶子版奏外備內臣褰簾皇
太子常服出次就坐諸王宗室參賀再拜訖垂簾皇太子降
坐還次中書門下文武百官樞密使內職師保賓客而下以
次參賀皆降階各拜訖升坐受文武百官宮臣三品以下參賀
庚午具國簿謁太廟五室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 冬十
月乙亥皇太子讓宮僚稱臣許之 上嘗謂舜作五弦之琴
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文武二絃乃增作九弦琴五弦既
別造新譜二十七卷俾太常樂工隸習之以備登薦乙酉出
琴阮示近臣且謂之曰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古人之意或有

未盡琴七弦今增為九弦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
克諧而不亂矣阮四弦今增為五曰金木水火土則五行並
用而不悖矣因命待詔朱文濟蔡裔賚琴阮詣中書彈新聲
詔宰相以下皆聽由是中外獻歌詩頌者數十人 上謂宰
相曰朝廷文物之盛前代所不及也群臣所獻歌頌朕再三
覽之技其工拙唯李宗諤趙安仁楊億詞理精愜有老成風
可召至中書獎諭又曰吳淑安德裕胡旦或詞采古雅或學
問優博抑又其次矣安仁字子淑丹陽人也朱文濟者金陵
人專以絲桐自娛不好榮利 上初欲增琴阮弦文濟以為
不可增蔡裔以為增之善 上曰古琴五弦而文武增之今
何不可增也文濟曰五弦尚有遺音而益以二弦斯足矣
上不悅而罷及新增琴阮成召文濟撫之辭以不能 上怒
面賜蔡裔緋衣文濟班裔獨衣綠欲以此激文濟又遣裔使

劔南獲數千緡裔甚富足而文濟藍縷貧困殊不以為念
上又嘗置新琴阮於前旁設緋衣金帛賚賚等物誘文濟終
守前說及遣中使押送中書文濟不得已取琴中七弦撫之
宰相問曰此新曲何名文濟曰古曲風入松也 上嘉其有
守亦賜緋衣文濟風骨清秀若神仙 上令供奉僧元諲書
其象留禁中十一月己未上閱武於便殿衛士挽弓有及一石
五斗者矢二十發而綽有餘力因謂近臣曰事有奇異驚聽
者此是也方今寰海無事美才間出悉在吾殿中矣朕向於
行伍中選氣質端謹勇而知禮進退有度者授以挽彊之法
俾相講教所以弧矢之妙莫無倫比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
東西列陣挽彊發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 上曰
此殿廷間數百人爾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
乎 初梁氏建都草創閭巷皆因舊號丁卯詔參知政事張

洎改撰京城內外坊名八十餘由是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云 十二月癸酉 上以時和年豐寇盜剪滅顧謂宰相等曰國家自近歲已來鍾茲艱運水旱作沴連年不稔河西蜀川相繼叛亂飛芻輓粟千里騷然而又京邑之中霖雨彌月百物湧貴道殣相望于茲時也百姓嗷嗷然朕為其父母居億兆之上位尊青童莫違寧處每日與卿等相見雖不形於顏色然而中心憂念無涸更之安由是內修改經救萬民之愁疾外勤戎略定三邊之狂孽以至有司常職未鹽細事朕亦不憚勞苦並躬親裁斷遂致上天悔禍否極斯泰巴蜀餘妖竄伏黔水繼遷醜類窮蹙沙漠而又晉天之下九穀咸登塞北江南紅粟流衍朕豈望纒經災歎之後便觀茲開泰深自慶慰也呂端等相率稱賀 先是司天秋官正韓顯符請造銅渾儀儀詔給用度俾顯符擇工鑄焉庚辰渾儀成詔於

司天監築臺置之

張思訓及韓顯符並有渾儀本志但記張思訓所作而顯符所作則略之獨著其侯

儀法不知何也

丙申

上顧待臣曰自晉漢以來朝廷削弱主暗

臣彊紀綱大壞僅成邦國朕承喪亂之後君臨大寶即位之始覽前王令典觀五代弊政以其習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別作朝廷法度于時遠近騰口咸以為非至於二三大臣皆舊德耆年亦不能無異朕執心堅固靡與動搖晝夜孜孜勤行不怠于今二十載矣卿等以朕今日為治如何也雖未能上比三皇至于寰海晏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絕奸幸固亦無慙於前代矣上又曰近代誠為亂世豈有中書布政之地天下除授皆出堂後官之手賣官鬻爵習以為常中外官吏賢愚善惡無所分別時政如此安得不亂也 上又曰當此之時諸侯各據方面威福由已世宗自淮甸迴有許州百姓於駕前訟節度使向訓世宗遽械此人什向訓令自鞫

問訓得之即活沉於水其輕蔑憲章恣橫不法也如此然則今日天下即昔時天下也今日人民即昔時人民也朕自君臨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四方之政至於百司庶務雖微細者朕嘗亦與詢訪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也固無壅蔽凌替之事呂端等對曰臣等待罪廟堂曾無裨益拜謝而退 永安節度使折御卿被病虜諜知之韓德威復為李繼遷所誘遂率衆入寇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輿疾而行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進會疾甚其母遣親信召御卿歸就醫藥御卿曰家世受國恩虜寇未滅御卿之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蓋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翊日卒丁酉 上聞御卿之喪痛悼久之贈侍中以其子供奉官推正為洛苑使知府州事御卿累世邊將習知蕃夷情狀忠勇感擊常欲立功以報恩朝廷亦

以麟府逼近胡羯倚為一面捍蔽自子河以 戰戎人喪氣不敢深入為寇矣 戊戌斬馬步軍都軍頭澄州刺史孫贊坐護石堡戍兵擅率兵入虜境失利故也 上因謂宰相曰軍旅情狀朕盡識之但信賞必罰人自知勸贖近請往河西効用及與蕃賊接戰違主帥號令陷却百餘人朕已遣使臣就斬之似茲將領稍失律不與寬貸則徧裨行伍安敢更不用命也 是日詔内外文武臣寮及諸邑人自今起請制置事須有益於國無損於民乃得聞奏如施行後顯有利濟當議旌賞如虧損公私亦重行朝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七之一

太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一

至道二年春正月己酉親享太廟辛亥合祭天地於圜丘
大赦天下先是禮儀使宋白奏曰伏詳儀注朝享太廟
皇帝先詣壘洗後奠瓚其祀天地望先詣壘洗後奠玉幣
上遽召宰相以問呂端等曰王者親執玉帛以事上帝玉帛
者接神之物若沃盥而後奠獻亦足以表虔潔之意白曰如
允臣所請止一次升壇上聳然改容曰朕親奉大祭蓋為萬
姓祈福若變禮為允當依卿奏如合遵舊典故不以登降為
勞端等皆言白所陳得禮之中也遂從其議上以文物仗
衛之盛逶迤布護極望無際因詔有司畫為南郊圖二月
壬申朔贈司徒謚文正李昉卒昉溫和無城府寬厚多恕為
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江南平士大夫歸朝昉多與游

雅厚善張洎而薄張昺及昉罷相洎草制力攻昉之短昺朔望嘗詣昉第人或謂昺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昺曰我掌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有所請求於我我故重之昉素病心悸每一發必彌年不瘳嘗請諸子曰我前後典誥命三十年勞役思慮而致是疾爾卒後上嘗謂近臣曰昉本以文章進用及居相位自知才微任重無所彌綸但憂愧而已祠部員外郎主判都省即官事王炳上言曰尚書省國家藏載籍興治教之府所以周知天下地里廣袤風土所宜民俗利害之事當成周之世治定制禮首建六官即其源也漢唐因之軌範斯著簡策所載煥然可觀蓋自唐末以來亂離相繼急於經營不遑治教故金穀之政主於三司尚書六曹名雖存而其實亡矣謹案六曹凡二十四司所掌事物各有圖書具載名數藏於本曹謂之載籍所以周知天下之事

白中制外教導官吏興利除害如措諸掌指臣故曰藏載籍興治教之府也今職司久廢載籍散亡惟吏部四司官曹小具祠部有諸州僧道文帳職方有諸司閏年圖刑部詳覆諸州已決大辟案牘及旬禁奏狀此外無舊式欲望令諸州每年造戶口租稅實行簿帳寫以長卷者別寫一本送尚書省藏於戶部以此推之其餘天下官吏民口廢置祠廟甲兵徒隸百工疆畔封洫之類亦可籍其名數送尚書省分配諸司俾之緘掌俟暮歲之後可以振舉官守興崇治教望選大僚數人博通治體者參取古今典禮令式與三司所受金穀器械簿帳之類仍詳定諸州供送二十四司載籍之式如此則尚書省備藏天下事物名數之籍如秘閣藏圖書國學藏經典三館藏史傳皆其職也上覽奏嘉之詔令尚書丞郎及兩省五品已上集議其事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曰正者六官

法天地四時之柄文昌列署體象緯環拱之文是為布政之
官王化之本典教所出何莫由斯然而古今異宜沿革殊制
或從權而改作亦因時而立法唐之中葉兵革弗寧始建使
各專掌邦事權去省闡政歸三司五代相循未能復舊今聖
文重拱書軌無外將循名而責實庶稽古以建官悉舉舊章
以蹈前軌而歲祀寢久曹局僅在有司失傳遺編多闕臣等
欲望委崇文院檢討六曹所掌圖籍自何年不係都省詳其
廢置之始究其損益之源別俟討論以期恢復上以其迂闊
竟寢之王炳奏議不得其日宋琪自吏部尚書遷右僕射在
二月今琪猶以吏書見故附此事於二月末實錄別
本亦載此事夏四月甲申屯田員外郎呂奉天上言司
馬遷史記王超五位圖歲次朔閏皆與經傳不合以為唐堯
即位之年歲在丙子迄太平興國元年歲亦在丙子凡三千
三百一年起商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旦冬至自此之後

每七十六年得一朔旦冬至此即古歷一部每一部積月九
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為常直至春秋魯
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了無差爽用此為法以推經傳
縱小有增減乃經傳之誤皆可發明也古曆到齊梁以來或
差一日更用近曆校課亦得符同恭惟 聖朝文教聿興禮
樂咸備惟此一事久未刊修伏望 聖慈許臣撰進不出百
日其書必成儻有可觀願藏秘府詔許之書卒不就 先是
遣使來訪川峽諸州守貳之能否多不治者獨知夔州袁逢
吉知遂州李虛已通判查道知忠州邵曄知雲安軍薛顏等
七人以稱職聞戊子皆賜詔書獎諭逢吉鄢陵人顏河中人
道元方之子也道事母至孝母嘗病思鰕羹方冬苦寒布之
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脫巾下取之得鰕尺許以饋焉刺臂
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及母卒絕意名宦遊五臺將落髮為僧

一夕震雷啟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乃
從進士得官為館陶尉廉介與妻采野蔬雜米為薄粥以療
飢稅過期不辦州召縣吏悉枷之既出門它吏皆脫去道獨
荷之自下鄉督稅鄉之富民盛具酒饌以待之道不食杖其
富民於是餘民大驚逋稅立辨道不勝貧與妻謀欲去官賣
藥會都運使樊宗古素知道節行欲薦之辭以與其縣主簿
葉齊宗古曰齊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道亦不敢當公薦
也宗古不得已兩薦之齊緣是得改光祿寺丞直史館道尋
自遂州徙知果州道為館陶尉薦主簿葉齊此據司馬光日
記乃以道為主簿葉齊為縣令據葉
齊以館陶主簿改光祿寺丞直史館也時寇盜尚有伏崑谷依
險為柵者其酋何彥忠集二百餘衆止西充之大木槽穀弓
露刃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始懼罪
欲延數刻命爾其黨豈無誑誤耶即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

間關林壑間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
自若據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常聞其仁是
寧害我者乃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袍
帶驛奏之又賜詔書獎諭七人者又有朱協劉檢二人名迹
非顯因削去但有其目朱協恐即
是朱昂弟然本傳亦
不著嘗為川陝何官先是五品以上官任子皆攝太祝
上謂宰相曰橐梁之族官勲固已崇貴子孫仕宦者多至四
五人每覃慶中書皆授攝官未幾即補正負不十數年通閨
籍此甚弊政亟宜革之乙未詔自今止賜同學究出身依例
赴選集 五月辛丑令開封府判官楊徽之等三人按行管
內諸州民田旱甚者蠲其租及徽之等上所蠲租數參知政
事寇準曰東畿夏苗歲收三十萬斛令蠲免皆五分以上其
間貧下及新歸業者理當蠲免內形勢戶慮成僥倖 上曰
自秦變阡陌井田之制不復故豪猾并兼租稅減耗遂致棄

本逐末朕常念生人衣食之源貧富不均訟端四起俟三五
年歲時豐稔民庶康樂必擇強幹有執守之人先自兩京立
法止取地土頃畝不以見墾及荒田繁重者減省僥倖者增
益之嚴其法制務在必行庶使百姓皆足訟端永息也據此事實
訓寇準既有此言御史因謂遣使覆按故王欽若始受知於
真宗實錄王史皆畧焉亦可惜也別本實錄於明年六月丁
酉載此事與實訓李繼遷帥萬餘眾寇靈州癸卯四月館
使曹璨自河西入奏上召宰相等於北苑門語其故曰繼
遷因剽劫輜重之後頗猖獗自恣輒窺靈武驅烏合之眾頓
堅城之下固無持久之理却緣城中人齎表告急為賊所獲
賊以為危窘因頓兵未即引去卿等宜熟慮之朕固有成等
矣呂端曰靈武軍儲之少賊黨又據瀚海津要環慶三道各
發勁卒約輕齎徑走平夏攻取繼遷帳幕繼遷必顧惜巢穴
望風引退如此則靈武圍之解饒道得通矣上曰不然三

道起兵深入所發甲卒凡幾萬人何人為將領何人將輜重
况塞垣表裏沙磧三道兵馬於何處會合須更熟籌其事不
可輕舉向者芻粟朕令分三輩護送丁夫悉持弓矢自衛兵
給拒馬勁弩令為方陣而行寇至則分布拒馬發勁弩士卒
成列以待之誠能遵守紀律豈至敗衄而將校皆自率芻臆
不用條教當寇之暴集戰具未暇施設而丁夫已潰亂相蹂
而死豈謀之不臧盖違朕節制所致也叅知政事張洎曰盛
暑之月水泉之絕芻粟未集而議者欲三道舉兵深入以分
賊勢陛下以為未見其利誠如聖旨時中使竇神寶在靈

州賊圍城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竭潛遣人市糴

河外霄運以入間出兵擊賊卒全其城按實錄正月乙卯命

延廣病故二月延廣卒據璨傳璨未至即改為麟府濁輪寨
鈐轄及繼遷窺靈州部署郭密亦已卒而璨復自河西入奏
至六月戊戌乃命慕容德豐復知靈州不知春夏間靈州守
臣果是何人獨竇神寶傳畧見此因掇出附載更埃考尋

司天中官正韓顯符言災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
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以災
害之象上語宰相等曰天文謫見如此秦地民罹其殃五
星凌犯朕常候之未嘗無其應朕旦夕念之不遑寧處李繼
隆等兵馬已到環慶賊聞王師之至固已破膽其如寧州救
援未及萬一不守城中皆漢民必盡為此賊所屠戮自閉壁
以來居人之食餓死者必衆上因嗟嘆久之辛亥上降
手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遷猖蹶未就誅夷居廟堂侍
幃幄者正合運奇兵而伸婉畫宜令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
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再護送軍儲至靈武合發軍民多少
舉兵深入賊境以分其勢又合用兵幾何何人將領何人監
護直書其事言不必文只今日實封來上呂端等相率詣長
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陳所見恐乖詢謀僉同之義望共

為一狀述其利害張洎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廊廟上有
所詢乃緘默而不言深失謀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
摩陛下意爾必無逆鱗忤旨之事上默然壬子洎上疏曰
李繼遷違天逆命跋扈邊陲既掩截於軍儲復攻侵於藩鎮
孤恩負德夷夏共知政當蹶熾之辰復起轉輸之役臣恐緣
邊民庶救死之不暇豈敢有望於安堵者乎况靈武郡城介
在河上饋運艱阻臣請備陳始末一二條列以言之昔在唐
朝吐蕃最盛乘安史之亂陷河隴之地肅宗用靈武之師克
復兩京者緣党項率先順命靈武地界與党項接連自長安
出鄜時度塞門經鹽州抵迴樂東坂入靈武東門迄至近代
以來謂靈武可以控守者緣路在党項內地無鈔略之患故
也今繼遷以党項餘孽邊防黠虜據平夏全壤扼早海要衝
倏往忽來若居衽席之上國家若兵車大出則獸驚鳥散莫

見其縱由若般次戴馳則蟻聚蜂屯便行於劫奪向來轉般芻粟既下失地利又上違聖謨致此奔衝理甚明顯其事一也甲馬行役糧草飛輓軍須所急莫若井泉自環抵靈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澗川谷荷戈甲而受渴乏雖勇如賁育亦將投身於死地又安能與賊群爭鋒哉其事二也自逆虜滔天靈州閉壘犬羊之衆蹂踐四郊田疇日荒樵蘇路絕負戶而汲易子而食備禦理盡飛走望斷豈能復爲國家堅守者乎其事三也假使靈州圍解旱海塵清朝廷當須召發甲兵裹送糧草未逾終歲輦運復興乃是以日繫時而轉輸無已驅秦雍之百姓供靈武之一方使無辜之民膏塗原野朝廷大計豈若是乎其事四也况繼遷或成或敗未足致邦國之安危靈武或存或亡豈能繫邊隅之輕重得失大較理甚昭然或者謂臣曰今朝廷以天下之力而不能救靈武之

一郡豈不爲耻乎臣對之曰聖智宏深牢籠宇宙處置戎務盡妙窮微向來臣下但於宸筭能舉一二而遵行之則繼遷不足擒而靈武安有攻守之慮也今則事機已失奔駟難追豈可不問否臧唯謀克取昔漢武以英材雄略征伐天下然而以造陽之地百里舉而棄之高宗棄王險之城元帝棄朱崖之郡咸能與時消息垂裕無窮豈德不至而力不任哉事有不利故也或者又曰靈武如不能守則環慶等郡便與蕃戎接境得不危殆乎臣應之曰靈武居平夏西北負絕一方逆賊制旱海之衝斷飛輓之路議者尚云可守而不可棄今環慶等郡居山南之腹非受敵之所乃云甚危不亦過乎况回鹘郡城皆在邊上若以外壓戎境便曰貼危甚非公論也或者又曰繼遷逆衆尚在靈州官兵數千未出城邑豈可不謀救援而坐觀陷沒也若國家於環慶丹延鄜府等三處各

出兵馬齊驅賊境分頭牽拽繼遷必顧惜巢穴望風而旋城內官軍定免淪胥之禍况環慶一路雖乏井泉清遠軍大有糧草可以就而食焉丹延麟府兩路河水已足供用但所經蕃部旋加掩襲則餒糧亦無闕矣若以救靈武戍卒復起三道之師當盛夏之辰涉不毛之地芻粟何自而計度水泉從何而卜射茫茫沙塞千里而遙復指何方為所詣之處大軍一發不可停留善敗否臧安能復保若繼遷探三路兵馬取一路可爭之處聚蕃戎之衆據險隘之津以逸待勞攻我師之困乏則輒亂旗靡豈比前日之退衄也一道踈失則兩道不戰而自潰矣謀謨之拙莫甚於斯今者果奉德音俾陳方略臣以為牽拽賊勢兵甲不可令輒離本處但密傳宣旨令排齷士馬張皇氣勢聲言尅日三道齊攻虜賊聞之必不能驅已老之師頓堅城之下若狃於進退則牽拽之勢可見矣

又何必冒兵馬之所忌犯盜賊之所長率易啓行自貽後悔以臣愚見所謂靈武封壤必不可以即時保守靈武士伍必不可以深入應接牽拽兵馬必不可令起離本處若踰此道縱使良平復生亦不能為謀矣北來河西形勢所謂謀不及者稽其始末盡緣違聖君指畫致虜猖狂賊方侈謀事皆倒置養成邊禍傷我國靈乃臣子之罪也然則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不以細故為嫌則棄地戢兵事非獲已乃從權之道也况繼遷窮凶極惡罪已貫盈雖假息穹廬怙亂沙塞一旦上天降禍首裂支分財貨土田咸歸聖日亦由晉侯壁馬暫寄於外府復何異焉上初有意棄靈州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悅却以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皇恐流汗而退上乃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之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以其疏還之矣已未詔西京作坊使叙

州刺史帶御器械石普下御史府案問坐為西川巡檢擅離
本部又奏事故也 上謂宰相曰石普恃在朕左右不畏王
法徑赴闕庭朕已令繫治使知有刑獄艱苦肯肅何周勃韓
彭越張敖其國皆守其目大臣猶不免於縲紲况此小臣乎既而召見赦
還揭榜告諭蜀民無不感悅部內以安普太原人也

點記其名

其罪復遺之

時賊黨王

鷓鴣復聚集剽略偽稱邛南王普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七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七之二

太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二

至道二年六月甲戌 上遣中使賫飛白書二十軸賜宰相
呂端等人五軸又以四十軸藏祕府字皆方圓徑尺呂端等
相帥詣便殿稍謝 上謂之曰飛白依小草書體與隸書不
同朕君臨天下復何事於筆硯乎中心好之不忍輕棄歲月
既久遂盡其法爾向來有江浙人號能小草書因召問之殊
未知向背但務填行塞白裝成卷秩而已小草書字極難工
亦恐此書遂成廢絕矣 庚辰温州言永嘉縣民陳侃五世
同居內無異爨侃事親至孝為鄉里所稱詔旌表門閭賜其
母粟帛 上謂侍臣曰德安陳旭一族孝友恭儉未見其比
參知政事張洎奏曰旭家長幼千口餘世世守家法孝謹不
衰閨門之內肅如公府 上曰近聞本郡歲或歉以官倉

州刺史帶御器械石普下御史府案問坐爲西川巡檢擅離本部又奏事故也 上謂宰相曰石普恃在朕左右不畏王法徑赴闕庭朕已令繫治使知有刑獄艱苦昔蕭何周勃韓安國皆將相大臣猶不免於縲紲况此小臣乎旣而召見赦其罪復遣之任時賊黨王鷓鴣復聚集剽略僞稱邛南王普因言蜀之亂由賦歛迫急荒農民失業不能自存遂入於賊望一切蠲其租賦使知爲生則不討自平矣 上許之普旣還揭榜告諭蜀民無不感悅部內以安普太原人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七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七之二

太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二

至道二年六月甲戌 上遣中使賫飛白書二十軸賜宰相呂端等人五軸又以四十軸藏祕府字皆方圓徑尺呂端等相帥詣便殿稍謝 上謂之曰飛白依小草書體與隸書不同朕君臨天下復何事於筆硯乎中心好之不忍輕棄歲月旣久遂盡其法爾向來有江浙人號能小草書因召問之殊未知向背但務填行塞白裝成卷秩而已小草書字極難工亦恐此書遂成廢絕矣 庚辰温州言永嘉縣民陳侃五世同居內無異爨侃事親至孝爲鄉里所稱詔旌表門閭賜其母粟帛 上謂侍臣曰德安陳旭一族孝友恭儉未見其比參知政事張洎奏曰旭家長幼千口餘世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如公府 上曰近聞本郡歲或歉以官倉

米二千石貸之旭但受其半且云省畜而食可以及秋成或謂之曰曷不受而糶之可得善價旭曰朝廷以旭羣從聚居特出王賦貸私室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此深可嘉賞旭兢之從父弟也 壬辰駙馬都尉魏威信上言以其父仁浦郊祀覃慶自晉王封齊王私有所避乞改封他國 上以問宰相呂端奏曰晉國之上唯秦國爲大寇準對曰自來中書不與朝廷執紀綱如魏仁浦進封王爵當用三等以次追叙豈合便封晉國况晉國是陛下藩邸舊封用爲贈典非允乃致邇來自晉封齊猶不滿望託以他故求改 上曰可因此下詔以近世多故憲章墮壞不遵古道者若干事並從釐革有司不能遵守者許憲司彈劾既而宰相卒不能奉行上旨云 先是詔徙河北轉運使祠部郎中陳緯未見爲陝西轉運使緯入對盛稱大名府通判著作佐郎濟陰任中正

之才請以代已 上曰朕自知之乃召見遷祕書丞乙未授江南轉運副使賜五品服上以中正頗長自擇大笏又命內臣取緋衣長者賜之至部歲大稔賦租平糴皆有羨盈發運使王子輿欲悉調餉京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而江南所出過半今雖有餘而後或小歉則數不登將急取吾民乎子輿乃止 秋七月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曰先王之欲厚生民而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務農也臣早任計司判官每獲進對伏聞聖訓以爲稼穡農耕政之本苟能勸課田畝康濟黎元則鹽鐵權沽斯爲末謹審天下土田除江淮浙右隴蜀河東等處地里曷遠雖加勸督亦未能遽獲其利況古者疆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二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逃亡旣衆則

賦額日減而國用不充歛收科率無所不行矣游惰既衆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殺傷無所不至矣又安能致人康俗阜地平天成者乎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略兼領大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吏中選才知通明能撫民役衆者為副執事于外自京東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臣又嘗奉使四方深見田民之利害污萊極目膏腴坐廢亦加詢問頗得其由皆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常租寬以歲時然鄉縣之間擾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役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指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邈則鄉里儉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言歸姦心既萌何所不至如授臣斯任則望惜

以閑曠之地廣募游惰之輩誘之耕鑿未計賦租許今別置版圖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相農畝之硠肥均配俾之無煩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鷄豚給授桑土潛擬於井田營造室居便立於保伍逮於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咸俾經營並立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即計戶定征畝田輸稅以司農新附之名籍合計府舊收之簿書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略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緡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估納之於倉以其成數關白戶部上覽之喜謂宰相曰朕思欲恢復古道革其弊俗馭民南畝致於富庶前後上書言農田利害多矣或知其末而闕其本有其說而無其用靖此奏甚詣理可

舉而行之正是朕之本意因召對獎諭令條奏以聞靖又言
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
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其乏種糧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
借民輸稅外有荒田願附司農之籍者民有牛歲責以租課
願隸籍受田者並聽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
者為上品雖沃壤有水旱之虞墉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
品既境瘠復患於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
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
一家有三丁者請加授田如丁數以給五丁從三丁之制七
丁者給五丁十丁者給七丁至二十丁三十丁者為限若寬
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蕪及桑棗榆柳種
藝之地每戶及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七十
畝三丁五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令常參

官於幕職州縣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司農丞者分授諸州
通判即領農田之務又慮司農官屬分下諸州民頑已久未
能信服更或張皇紛擾其事難成望許臣領五官吏於近甸
寬鄉設法招攜俟規畫既定四方游民必盡麋至乃可推而行
之呂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望以其狀付
有司詳議乃詔鹽鐵使陳恕等於逐部擇判官一人通知農
田利害者與靖同議其事恕與戶部使張鑑度支副使欒崇
吉戶部副使王仲華鹽鐵判官譚堯叟未見度支判官李歸
一共議請如靖之奏乃詔以靖為勸農使按行陳許蔡穎襄
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
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上志在勉農猶詔靖經
度未幾三司以為費官錢多方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寢靖
勸農使在八月丙寅參知政事寇準罷為給事中先是郊祀
辛酉今并書

行慶中外官更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者及不知者即叙進焉廣州左通判左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拯嘗與準有隙故準抑之惟節自以素居極下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以中書劄子升惟節於極上切責拯仍特免勘罪拯忿曰上日閱萬機寧察見此細事蓋寇準弄權爾因上疏極言并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均凡數事又封中書劄子以進而嶺南東路轉運使康戩亦具奏且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心德之洎曲奉準昌齡畏懦皆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胷臆亂經制皆準所為也上大怒準適祀太廟攝行事召端等責之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待罪相府至於除拜專恣實準所為也準性剛彊自住臣等忝備大臣不欲忿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上又曰前代中書有

堂帖指揮公事乃是權臣假此名以威服天下太祖朝趙普在中書其堂帖勢重於敕命尋亦令削去今何為却置劄子劄子於堂帖乃大同小異爾張洎對曰劄子蓋中書行遣小事亦猶京百司有符帖關刺若廢之則別無公式文字可以指揮上曰自今大事須降敕命合用劄子亦當奏裁方可施行也既而準入對前殿上語及馮拯所訴事準抗言與端等同議除拜上曰若延辯是非又深失執政之體矣準猶力爭不已上先已厭準因歎曰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翌日準又抱中書簿領論曲直於上前上益不悅遂罷之尋出知鄧州戩高麗人附國子學肄業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歷官以清白聞其為轉運使蘇易簡所薦也拯初責知端州言事不已嘗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通商凡十餘事又獻番禺紀異集上欲召還準素不悅

極乃徒知朗州道改通判廣州準既罷極以母喪請內徒始

命江州還極本傳云極知瑞州既全上言十餘事太宗欲召

知江州還極本傳云極知瑞州既全上言十餘事太宗欲召

年秋始參政為端州蓋踰四年所言十餘事決非始至時即

在政府矣極為端州蓋踰四年所言十餘事決非始至時即

上疏也今略加刪 閏七月庚午有司言諸州闕釐務官五

十餘員詔尚書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於州縣幕職官中舉

廉恪有吏幹者各一人以補之 上謂宰相曰夫君子小人

趣向不同君子畏謹務在不欺闇室執持名節造次靡渝小

人則不然內荏外剛雖善談忠信而履行頗僻所以真偽難

辨然久而必敗其在官贖于貨賄罔畏刑辟及賊狀露驗雖

為小吏所持亦不恥拜以求解至薛智周為侍御史知婺州

政以賄成士俗多以羅帛為獻智周聚斂不知紀極州民謂

之羅端公即其為治可知矣卿等職在掄材今令朝臣舉官

已是逐末更不擇舉王何由得人也 別本見七月庚 辛未



詔自今中書門下 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參知政事殿庭不

別設傳位次宰相之後非議軍國政事 得升都堂祠祭行香署敕並以開寶六年六月庚戌 詔書從

事 先是內侍白承睿點檢三司所造衣物欠數甚眾上顧

輔臣曰朕頃令三司每端午初冬誕節所造衣物各為一界

則帳籍即時可畢情弊無由而生今三司總為一界何也因

言事得其要則簡而易理今三司但欲增置關防以塞姦幸

不知綱目既眾簿書愈多姦幸彊作朕欲并三司為一命官

總判及減省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當令

鹽鐵使陳恕議其可否張洎曰明王為政雖步驟不同及其

緝熙庶績莫先於簡國家乘五代之後百度陵遲三司掌邦

計故多創司分以謹關防果能刪繁就簡深合古道也於是

恕准詔上奏曰伏以封域浸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

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負吏人救過不暇若為三部各設

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制自逋父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蠹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公事其主轄支收早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照驗稽延妨滯京城得替主吏遂設此司專行檢轄凡是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本司置簿紀錄催到收附文記即勾銷簿書取捷之門亦為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帳目告盡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癸未詔三司都憑由司理欠司宜併為一處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納欠司但總其所逋之數糾督之廢提點司餘悉從恕之奏恕

峭直守公性靡阿順每便殿奏事 上或未察必形誚讓恕

斂版踈縮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 上意稍解復

進愬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 上察其忠亮多從

其議嘗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當時言稱職者亦以恕

為首焉別本在八月 審官院引大理寺丞宣城高惠連面

授朝官 上欲肅清中外臨軒親擇官吏如有績用而無私

累者必加獎擢焉 江淮發運使楊允恭捕販私鹽賊三十

九人送闕下 上悉貸之因顧左右曰此等越逸江湖習性

已久固不能工作矣可團為一軍以備舟楫之役號曰平河

九月 右僕射贈司空謚惠安宋琪卒琪粗有文學頗諧給

周知人之情偽尤通明吏術在相府每百執事謁見有所求

請多面折之以是人咸怨焉 已卯夏州延州行營言兩路

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人獲未募軍

主吃囉指揮使等二十七人馬二千疋兵器鎧甲萬數賊首
李繼遷遁去先是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隆自環州范廷召
自延州王超自夏州步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穎川丁罕自
慶州西京作坊使錦州刺史張守恩自麟州凡五路率兵抵
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略守恩令鐸子也師已有期銀夏鈐轄
盧斌求對懇言曰蕃夷之族馬驕兵悍往來無定敗則走他
境疾戰沙漠非天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於內地多積芻粟
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首尾擊之庶幾無枉費且不失固
圍之策 上不從改授斌環慶鈐轄領兵二萬為繼隆前鋒
斌謂繼隆由靈州趨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托馳路才
十日程爾繼隆因遣其弟繼和馳驛上言赤裡路面遠乏水
請自清岡峽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 上怒召繼和於
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數幅切責繼隆

命引進使周瑩詣軍前督之瑩至繼隆已便宜發兵不俟
報既而與丁罕兵合行十數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
不擊率兵歸本部本部不知是何州縣當考獨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與
賊遇大小數十戰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卒困乏終不能擒
賊焉時超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
三級俘掠畜產以萬計及進師烏白池虜銳甚超不敢進德
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虜既却德用曰歸師過險
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先絕其險下令曰敢亂行者斬
一軍肅然超亦為之按轡虜躡其後左右望其師整不敢近
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超等初抵無定河水源涸絕軍士
病渴河東轉運使索湘亟輦大鍬千枚至即令鑿井衆賴以
濟 上初以方略授諸將先閱兵崇政殿列陣為攻擊之狀
刺射之節且令多設彊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無所施

其技天才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窠穴悉焚蕩之
賊中老弱不能走者繼遷悉埋於沙中但露其首部落降者
皆曰人馬死者過半不能化矣夷謂活為化言不能自活也
上因顧馬步軍都虞候傅潛等曰此行合戰與還師之期悉
如所料但諸將不能盡依方略致此賊越送朕自即位未嘗
如此殺戮蓋事不可容耳師興以來夏秋之際朕躬自謀度
炎熱尤甚未嘗寧息大抵行軍布陣當務持重雖有勇者率
數千人以先犯賊亦無能損益適足撓亂行伍朕每深戒之
違令者必斬果無敢輕率者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
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朕自為陣圖與王超令勿妄示人
超曰日汝可取圖觀之潛等拜謝而退 初命五將出師衛
州團練使河陽李重貴實為麟府路濁輪寨都部署得對便
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便於戰鬪利則進不利則

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大或不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
馬之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平臣輩何顏以見陛下

上善之賜以御劔又累遣使撫勞及諸將果無大功重貴還
上思前言命為并代副都部署重貴為并代副帥不
得其月日今附見 甲午

詔壽寧節賜翰林學士兩省五品尚書省四品以上一子出
身先是近臣因誕節或以疎屬求蔭補至是始為限制非其
子孫及親兄弟多寢而不報 乙未詔廷州歲貢龍鳳茶先
是研茶丁夫悉鬻去須髮自今但幅巾先滌手爪給新淨衣
更敢違者論其罪 冬十月己未詔以池州新鑄錢監為永
豐監先是饒州有永平監兵匠多而銅錫不給知州馬亮請
分其工之半別置監于池州詔從之於是歲增鑄錢數十萬
緡亮合肥人也始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籍其資
猶不足償妻子連逮者至數百人亮縱去緩與之期不踰月

盡輸所負羅處約使江東以亮治行聞擢知濮州其後蘇易簡薦其才任繁劇自福州召還同提點三司都勾院磨勘憑由司久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氏持吏短長嘗殺人以赦免愈驚橫為里閭患亮發其姦誅之部中攝服馬亮常州福州事皆不得其時因鑄

賤附甲子併三司勾院為一工部負外郎劉式專領之

上面命式曰以汝一人當三人之職宜勉盡力副朕所望式

又居計司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間舊有橫賦積逋租至多奏

免之人以為便然多所條奏檢駁過峻卒為下吏所訟免官

按劉式家傳云李惟清為監鐵使其女婿盜用官錢數十萬

吏畏惟清不敢劾式發本其事惟清生繼惟清由是怨而三

司貪獨吏以欺杜為生疾武禁其業亦皆怨毀不得入塗陷

宗崩太宗諱閣吏所告皆虛反生惟清愈怒式既辨即出

視事如它日惟清乃諷吏劾以不俟詔入朝免官家傳與本傳

然既辨之矣免官事當考十一月丁卯朔司天冬官正

揚文鎰上言請於新歷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



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議以為無所稽据不可行用上曰支

干相承雖止於六十債两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期願之人

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歷以百二十甲子為

限初河東轉運索湘遣憲州錄事參軍永康胡則部送芻

糧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以一月計耶湘

遣則以其事入奏上因問以邊策對稱旨上顧左右曰

州縣豈乏人遂令記姓名於中書及李繼隆討賊兵久不解

湘曰微子幾敗我事繼隆復移文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

謂湘曰彼師老欲歸爾但以有備報之已而果然先是淮

南十八州軍其九禁鹽餘則不商人由海上販鹽官倍數取

之至禁地則上下其直民利商鹽之賤故販者益眾至有持

兵器往來為盜者發運使揚允恭以為行法宜一即奏請悉

禁之而官遣吏主其事事下三司三司言其不可允恭固以

請甲午詔從之允恭又請令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
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貨歲課增五十
萬八千餘貫 礼部侍郎蘇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告謝日
飲已半酣其後沉湎不已 上嘗因接見誠約深切易簡垂
涕再拜翌日復具表稱謝 上親批荅以申獎勵又草書勸
酒戒酒二詩賜易簡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或
休暇在第賓客候之則已醉矣十二月乙巳易簡卒 上曰
易簡竟以酒敗深可惜也 辛亥有司言鳳州出銅鉞定州
出銀鉞請置官掌其事 上曰地不受寶當與衆庶共之不
許 故事知制誥以先入者居上不繫於官次丁巳始命工
部郎中胡旦立於祠部郎中馮起之上非常例也 戊午詔
自今州縣官部內流民及亡失租調什之一者並書下考令
民間所織縑帛非鬻於市者勿出筭 是歲大有年天下戶

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七之二



